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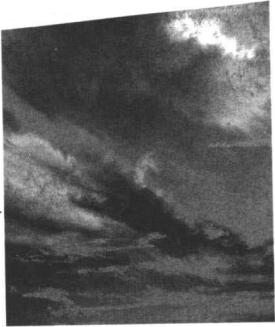
张薇著

海明威 小说的 叙事艺术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比较文学与文化丛书





张 薇 著

海明威 小说的 叙事艺术

丛书主编 蒋承勇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张薇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比较文学与文化)

ISBN 7 - 80681 - 655 - 0

I . 海... II . 张... III . 海明威, E. (1899 ~ 1961) — 小说 — 文学研究 IV .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165 号

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

著 者: 张 薇

责任编辑: 汝 东

封面设计: 王晓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顓輝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200

ISBN 7 - 80681 - 655 - 0 / I · 121

定价: 18.00 元

总序： “全球化”境遇与比较文学

蒋承勇

跨入新世纪，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全球化”成了新闻媒体的热门话题，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全球化的时代”^①。确实，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全球化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人类的生存已处在全球化的境遇中。然而，“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的生存领域，其趋势和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性。

“全球化”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从这一层面看，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又往往是经济规则一体化的过程。人类“进入 80 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番结构性的调整和发展。在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当代科学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后，商业资本的跨国运作，大型金融财团、企业集团和经贸集团的不断兼并，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不仅使得经济、金融、科技的‘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成为可能，而且的确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个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性经贸联合体实行统一的政策目标，各国的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逐步统一化，技术、金融、会计报表、国民统计、环境保护等，也都实行相对的标准”^②。这说明，全球化时

2 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

代的人类经济生活,追求的是经济活动规则的一体化与统一化。所以,由于“全球化”的概念来自于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又以一体化或统一化为追求目标和基本特征,因而,“全球化”这一概念与生俱来就与“一体化”连结在一起,或者说它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体化”的意义。

在信息化的 21 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由此又必然产生人类价值观念的震荡与重构,这就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趋势。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领域的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文化的演变虽然受经济的制约,但它的变革方式与方向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像经济等物质技术形态那样呈一体化特征。因此,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是不恰当的;或者说,笼统地讲文化全球化也像经济全球化那样走“一体化”之路,是不恰当的。在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西方经济强国的文化(主要是美国的)价值理念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经济弱国的社会文化机体中,使其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产生变革与重构。这从单向渗透的角度看,是经济强国的文化向经济弱国的文化的扩张,是后者向前者的趋同,其间有“一体化”的倾向。然而,文化之相对于经济的独特性在于:不同种类、不同质的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性质并不取决于它所依存的经济形态的价值;文化价值的标准不像经济价值标准那样具有普适性,相反,它具有相对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趋同的同时,依然呈多元共存的态势,文化的趋同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也反向渗透到经济强国的文化机体之中,这是文化趋同或“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在谈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时,我们既反对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以超文化的姿态取代其他不同质文化的价值体系,也反对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我们认为,文化上的全球

化,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也不能制造异质文化之间的彼此隔绝,而应当在不同文化形态保持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形态采取开放认同的态度,使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在对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在趋同性与本土化的互动过程中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在此,“世界文化”是一种包含了相对性的普适文化,是一种既包容了不同文化形态,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人类新文化。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和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全球化”,即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的趋同化与本土化互动,普适性与多元化辩证统一的时代。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至少,在全球化的初期阶段是如此。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人类文化将无可抗拒地走向变革与重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变革与重构的境遇中。现实的情形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信息化、大众化,把文学逼入了边缘状态,使之失去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J·希利斯·米勒则宣告了文学时代的“终结”。他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③相应地,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④。米勒的预言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危言耸听,或者言过其实,但它也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衰退与沉落,文学工作者显然很有必要正视文学的这种现实和趋势。对文学的这种命运是否有可拯救之法,笔者无力解答,也无意于去解答。但我认为,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很有必要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革新。也许,这样做无所谓是为了不让“文学研究的时代”成为

4 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

“过去”，而是为了适应这个文化大变革的时代，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文学的研究应该跳出本土文化的阙限，而拥有世界的、全球的眼光，这样的呼声如果说以前一直就有，而且不少研究者早都已付诸实践，那么，在全球化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对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则更需有一种自觉。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及其方法有更值得文学研究者重视与借鉴的必要。比较文学本身就是站在世界文学的基点上对文学进行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所说：“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来自外域思想的交流基于一种真正的开放式、多边的理解之上，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的变体：如果我们愿意像坚持我们自己的概念是优秀的一样承认外国概念的力量的话，如果我们像乐于教授别人一样地愿意去学习的话。”^⑤因此，在全球化境遇中，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中无疑拥有显著的功用和更强的生命力；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应该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之一。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比较文学对文化的变革与重构，对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互补、认同，对推动文化的趋同化与本土化的互动都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理解与交流，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发展，进而推动人类总体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比较文学可以通过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研究，促进异质文化的理解、对话与交流、认同。因此，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异质文化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补共存，使人类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所以，比较

文学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文化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也即比较文学与文化，是天然地联为一体的。也许，正是把比较文学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正是把文学研究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才有可能使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学研究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使文学研究获得一种顺应文化变革与重构浪潮的生机，而且，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有可能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境遇中，在人类文化的变革与重构的大舞台里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正是基于上述一些想法，我们编撰这套“比较文学与文化”丛书。我们试图把文学置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从不同的层面展开研究，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出新的阐释与体认，为中外文学的研究，为 21 世纪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补作点微薄的贡献。

注释：

- ① 王宁：《全球化与文化：对峙还是对话》，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② 盛宁：《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见《外国文学评论》2000 年第 1 期。
- ③④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见《文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
- ⑤ [美]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比较文学的全球化》，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

序

郑克鲁

海明威是 20 世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对他研究的论著多如牛毛。在我国,自 80 年代以来,海明威是最受到读者注目和喜爱的作家之一,发表在报刊上的研究和评论文章多年来连续不断,就是明证。显然,海明威研究是一个热门。因此,以海明威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是需要一点勇气的。然而,研究海明威的文章虽多,但并不是说对海明威的研究已经穷尽了。事实远非如此,海明威的叙事艺术就是一个还需要下大力气研究的课题。

本来,海明威的叙事艺术是他的小说创作的精髓,因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精通现代叙事艺术”。奇怪的是,多少人的研究似乎都没有在这一方面下笔,或者浅尝辄止,或者仅仅打一个“擦边球”,只触及一下同叙事有关的问题。这种情况恐怕与人们对叙事学的认识和理解不够有关。叙事学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分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得到确立,欧美的一些批评家,特别是法国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发表《辞格》(共三集,1966—1972)以及同时期兹维坦·托多罗夫的多部论著问世之后,影响日渐扩大。由于叙事学涉及到文学创作艺术的奥秘,因此,叙事学成为结构主义理论中得到广泛应用的一种批评方法。在我国,对叙事学的介绍要迟至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后才得到重视。总之,从叙事角度入手,去研究作家的创作,是 20 世纪下半叶才得到实践的一种批

2 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

评方法。

正如上述,研究海明威的叙事艺术,既是切中海明威创作奥秘的研究,也是海明威研究的深入推进。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去研究海明威的小说创作,有可能步入堂奥,明了海明威的小说何以获得如许的读者和作家击节叹赏。

本书对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作者对此前国内外关于海明威的研究有详尽的了解,给以归纳和总结。单就对国内外海明威研究状况的介绍而言,在国内还是第一家。本书的主体是评析海明威的叙事模式,解剖海明威小说中的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叙事声音,阐明他的叙事精湛技巧之所在。作者认为海明威的小说采用两种叙事模式,又分为五种叙事结构。前者是对海明威小说人物的分类,后者是对叙事方式的划分。尤其后者,是在深入研究了海明威小说的叙事方式以后归纳出来的,为一般研究海明威的著作中所未见,是带有原创性的观点。作者对海明威小说的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叙事声音的分析,则是对叙事方式的深化。按作者的论述,叙事时间分为时序、时距和频率:时序指顺序、倒叙、预叙;时距指叙事时间的长短、省略、停顿等;频率指叙事的次数和速度。叙事情境对多种人称,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的叙事角度,叙事焦点的变换等进行了分析。叙事声音指对小说中叙述者的处理,也就是作家与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包括元叙事、叙事声音的多重性。从上述的简单介绍看来,《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运用叙事学理论,条分缕析地阐述了海明威小说的叙事特点,同时采用了结构主义擅长的图表将分析具象化,增强了行文的说服力。全书涉及了海明威的大部分作品,表现了作者对论述对象的熟悉和掌握材料的丰富翔实。不仅如此,作者还以《春潮》为例,研究了海明威如何在这部戏仿之作中也体现了他的叙事艺术。总的说来,本书对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的分析是全面而准确的。

我认为《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海明威的叙事艺术对美国以往文学的超越，并与美国同时代作家作比较，论述了海明威对欧洲传统小说的发展和对世界文学的影响等方面。作者并不是孤立地研究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而是把它放到美国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视野宽广，从而增加了这部论著的内涵和分量，也更加精确地给海明威的文学地位划定了坐标。作者这种比较不同于近年来有的初学者随便将两个作家或两部作品加以比较的不可取做法，后者做的是毫无关联的乱比较，而前者是研究海明威如何发展了传统的叙事方式，指出他的高明表现在哪里。这样做需要研究一系列大作家的叙事艺术，然后才有可能与海明威的叙事艺术作比较，实际上这也是对叙事艺术发展史的一个鸟瞰式评论，让读者不仅更清楚地看到海明威的叙事艺术的精湛，同时也能了解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概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是对海明威研究的一个新突破、新贡献。

目 录

总序：“全球化”境遇与比较文学	蒋承勇
.....	(1)
序	郑克鲁
.....	(1)
绪论	
国外海明威研究状况	(1)
国内海明威研究状况	(23)
第一章 海明威小说的叙事模式	
.....	(39)
第二章 海明威小说的叙事时间	
时序	(55)
时距	(66)
频率	(73)
第三章 海明威小说的叙事情境	
发挥人称在叙述中的效应	(81)
零聚焦、内聚焦与外聚焦交合,形成一种多角度的 透视域	(88)
多“展示”少“讲述”,叙述方式客观化	(91)
叙事情境的固定与转换	(95)

第四章 海明威小说的叙事声音

- 海明威小说叙事声音的强与弱 (110)
海明威小说叙事声音的多重性 (121)

第五章 个案分析:《春潮》的叙事艺术

- 双线交替行进的叙述结构 (128)
元叙事强化了叙述声音 (130)
情境转换和叙述节奏 (136)

第六章 海明威的叙事艺术对美国前辈文学的超越

- (141)

第七章 海明威的叙事艺术与美国同时代作家的异同

- (162)

第八章 海明威的叙事艺术对欧洲传统小说的重铸

- (175)

尾论 海明威叙事艺术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 (188)

参考文献

- (198)

附录

- 海明威作品中译本和研究专著目录 (204)
国内海明威研究论文目录 (208)

后记

- (257)

绪 论

国外海明威研究状况

在海明威诞辰百年之际,原《海明威评论》编辑部文献编辑、美国乔治·本森大学教授阿尔伯特·戴佛滋奥(Albert J. Defazio)在《纪念海明威:回顾和展望》一文中说:“自从严肃的海明威研究于1952年出现以来,已有一些评论家提供了回顾性与前瞻性的评论。”^①就是说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海明威研究是从1952年开始的。那么1952年之前的情况如何呢?从1923年美国就开始陆续出版海明威的小说、诗歌、剧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明威评论倾向于将作家与作品的评论融为一体,研究作家早年喜欢阅读的刊物;40年代的一些论文总结了他的创作生涯。从1952年至今,已经有52年的研究历史,为了便于梳理,现大致按早期、中期、近期来论述。

早期

20世纪50年代海明威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这是海明威生活的最后10年,他的作品受到学院和传记作者的注意,学者们发表了许多著作,如菲利普·扬(Philip Young)的《海明威传》(*Ernest Hemingway*)对海明威的生活及其作品作心理分析,引起了争议。查尔斯·A·芬盾(Charles A. Fenton)的论文《海明威的见习创

作》(1954 年)(*The Apprenticeship of Ernest Hemingway*)也极有价值,不过这一行为受到海明威本人的抵制,他无法忍受这种作家还健在却要对他私人生活和心理作分析的做法。1952 年《老人与海》的出版对海明威的批评声誉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海明威每天收到 80—90 封热心读者的来信,1954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使他赢得了世界声誉。然而去世是对作家声誉的真正的考验,事实证明海明威是优秀得足以具有永久的生命力(“good enough to last forever”),他成了经典“canonized”作家。

60 年代是海明威研究多产的时期、发展的时期,以弗雷德利克·J·霍夫曼(Fredrick J. Hoffman)为代表,学者们开始摸索研究的走向。霍夫曼提供了有关海明威创作生涯的最全面的评价,内容从《我们的时代》的评论一直持续到 1967 年。卡洛斯·贝克(Carlos Baker)从小说和非小说主题研究角度写了《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1963 年)(*Hemingway: The Writer as Artist*)。约翰·克林格(John Killinger)的《海明威和死去的上帝:存在主义研究》(*Hemingway and the Dead God: Studies in Existentialism*),罗伯特·W·利威斯(Robert · W · Lewis)的《海明威论爱情》(*Hemingway on Love*)和杰克逊·本森(Jackson Benson)的《海明威:一个作家的自卫的艺术》(*Hemingway: The Writer's Art of Self — Defense*)都是 60 年代所发表的代表性的批评著作。

应该说,海明威去世之后批评声誉才真正开始。这段时期菲利普·扬是对海明威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他在 1966 年发表的《海明威的重新审视》(*Ernest Hemingway: A Reconsideration*)创造了一种心理分析的范例,叫做“负伤理论”(wound theory),这一理论对他自己 1954 年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该书认为海明威一战期间受到的创伤一直是他生活和艺术的动力。菲利普·扬论述了海明威的“准则英雄”(code hero),即“重

压下的优雅风度”，它是由荣誉和勇气所控制，痛苦能使一个男人成为男子汉，这一主题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是一以贯之的，对人们具有启示性和典范性。60年代约瑟夫·德法科(Joseph Defalco)《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英雄》(The Hero in Hemingway's Short Stories)和里奥·戈科(Leo Gurko)的《海明威与英雄主义的追求》(Hemingway and the Pursuit of Heroism)以及德奥贝特·威尔德(Delbert Wylder)的《海明威的英雄》(Hemingway's Heroes)可以说都是受了扬的“准则英雄”的影响。苏珊·毕格尔(Susan. F. Beegel)说“60年代的批评尤其注重以价值为中心，强调英雄主义和存在主义，强调对待爱情和宗教的态度”^②。

在海明威去世的头10年里，女性所写的文章很少，只有17位女性撰文，在她们中间只有1969年的一位研究生敢于挑战男权话语中心，讨论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毕格尔说“60年代缺少女权主义者的贡献，可能是对当今海明威批评声誉最大的负面影响”^③，在这10年中最重要的女学者是奥德·海纳曼(Audre Hanneman)，她的《海明威：文献目录全编》第一卷(1967年)(Ernest Hemingway: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树立了一个纪念碑。

60年代简直就是传记爆炸的年代，人们对海明威的婚姻生活、环球旅行、战争经历、冒险生涯，以及神秘的戏剧性的自杀都急于想了解，这种诱惑是无法抗拒的，他的死亡使公众对他生活的痴迷程度达到了最高点。他自杀不久尸骨未寒，马上就有大量的传记登台，如阿尔弗雷德·G·爱伦诺威兹(Alfred G. Aronowitz)和匹特·哈米尔(Peter Hammil)的《厄内斯特·海明威：一个男人的生活和死亡》(Ernest Hemingway: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Man)、库特·D·辛格(Kurt D. Singer)的《海明威：一个伟人的生活和死亡》(Hemingway: Life and Death of a Giant)、米尔特·马奇林的《海明威：个人的痛苦》(The Private Hell of

Ernest Hemingway),这些书都以平装本的形式充斥着报摊书摊。对学者来说,更有价值的传记是来自海明威的两兄弟,莱西斯特·海明威(Leicester Hemingway)写了《我的哥哥,厄内斯特·海明威》(*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1962年)、马斯林·海明威(Marcelline Hemingway)写了《海明威:一个家庭的肖像》(1962年) (*At the Hemingways: A Family Portrait*)。海明威的朋友A·E·霍契勒(Hotchner)的《爸爸海明威》(*Papa Hemingway*)“把海明威的自杀写得真实得以至于残忍,使海明威的遗孀玛丽非常悲伤”^④。另一部传记带有地域色彩,是《海明威在密执安》(*Hemingway in Michigan*),它生动地描写作者童年时代在密执安所度过的夏天,这对研究海明威早期的短篇小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海明威的很普通的朋友写的传记如雨后春笋:吉德·克雷(Jed Kiley)《海明威:一个老朋友的回忆》(*An Old Friend Remembers*),威廉·西华德(William Seward)《深情的回忆我的朋友厄内斯特·海明威》(*My Friend Ernest Hemingway: An Affectionate Reminiscence*)。1969年最有学术性、最精彩的传记是单行本卡洛斯·贝克的《海明威:生平故事》(*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这本书不是用弗洛伊德主义来乱解释的,而是用事实说话”^⑤,卡洛斯·贝克渊博的知识,忠实的描绘,以及丰富的海明威书信和手稿使他的著作在思想性和学术成就上无人可以超越,学术性的传记终于取代了令人生疑的回忆录。

1964年海明威的遗作、回忆录《不固定的圣节》出版,欧洲和美国评论界一致认为写得很精彩,把他的学艺生活写得很温馨、坦荡、真诚。但欧洲评论家对《危险的夏天》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该书是“海明威对以往的成就的矫揉造作的模仿”,是创作力的“衰竭”,虽然发行量很大,但那只不过是海明威家属和出版者的“商业炒作”^⑥。